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記十五

紀事

書閩中死事　王禕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賣降者何其衆也於是綱常幾斁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時時有焉豈天衷民彛固不可泯耶歲戊申中國兵取閩以步

騎由杉關擣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破福州遂取汀劒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亡慮數千百而能死者僅得兩人焉曰拜特穆爾曰德哩默色此兩人者從習於仕宦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於篇

拜特穆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正中以選為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我

師至城下城將䧟引其妻妾五人至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諸佛龕前紿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壓其背囊米重女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賫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燈燃屋四圍

總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

德哩默色者字子初回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事母孝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勞授行軍政院崇教三遷為漳州路達嚕噶齊居官三年民安之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穀之政用其私人總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總制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為仰天嘆曰吾不才不數年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居無何

吏報新朝詔諭使者至禮當出城迓從容語吏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畢取印斫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据其坐以坐即引佩刀剸喉中斷喉以死既死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下斂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芾守潭州有元阿爾哈雅之師至潭州陷芾舉室殺身自焚死趙卯發守池州巴延軍南下郡佐舉城降卯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希與為

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豈特百年閒人稱道之不置雖千萬世不泯可也嗚呼以余觀此兩人視芇卯發何媿焉

溪山讀書記　解縉

吉水縣東行七里永豐江上鳳凰山勢翔動有釣臺瀑布與嚴陵君隱居無以異也其隅岸陂陀平衍風氣迴合於人居尤宜先曾祖姑令子巽湖胡隱君為别墅焉有溪山風月樓在元盛時大夫士之詠歌至矣隱君令

子仲芳爲余娣妹婿少時嘗往顧瞻徘徊以爲使有書數卷臨清流蔭佳樹登山而望俯潭而漁雖酌清水食脫粟擷園蔬而雜之亦曰樂哉千駟萬鍾何足道哉此予之夙志也予甥宗訓少從予遊聞予言甚熟於是優游奉親讀書二十餘年予之所願慕而不可得者宗訓厭飫而深得之也豈若予之勤勞鞅掌哉雖然書不可不讀有不必讀者有不可讀者方外異端之書不必讀妄誕迂怪之書不必讀駁雜之書不必讀淫泆之書不

必讀刻薄之書不可讀余少時無所不讀是以舍溪山之樂而從事於外至今欲為山林之樂不可得也而後知昔之所讀有不必有不可而今始欲取六經正文端誦而求之也宗訓迺以溪山讀書請為記前已為之銘又以此語復之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

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為公卿郎將即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

邪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於三綱淪沒九法斁壞之際此為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鬯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騖於形勢之途而不知返膠固於刼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澌盡泯滅化為冷灰微塵不復有聞於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於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為當時聞人故今特為雷氏作

逸清堂序又為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才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於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為之儆懼矣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焉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

真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地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也為之曳尾睢盱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齧其首始知偶人刻桐為之桐木柔脆歲久且腐牽掛虎牙至膠其兩顋不得吐嗑虎為之摇首振胸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

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睛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内有虎阱伏牢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阱中咆哮騰躍窮戲不得出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舁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為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於祠盜亦遂絶嗟

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咥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乃虎之隕於阱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為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悻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阱盜息於野天道之應微矣而儆戒之機不亦妙乎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稔方其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頷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盂實膏鄉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鄉則叢至及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緡貫竿杪緡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一小鉤魚見珠狎而戲焉口數著鉤則不可遁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罶而起伏之或約

十餘舟圍繞以進一人擊楫則齊力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絶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罭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人曳而前趨則魚亦皆得有搤鸕鷀之吭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撫魚以出有投擲葉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槎内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著水面並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

水上竅其下納笥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笸其上
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追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
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水魚上
手按而取之或以蜃灰灑石罅以擫入罅内及逐魚以
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織其半若覆簣下繫一小囊
卻行而爬搔凡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
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惟恐智
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魚則蛟

龍不戲其淵豈非此之謂歟

滇南慟哭記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禄西川屢請於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吉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叅見岷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庶友至以情事為告聞者憫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僰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
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爾瑪叅政榆金閭
高撫慰犁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
屬之理為之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
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故主出奔朔漠者遣侍
郎托克托自西蕃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
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逎匿先公於民間
托克托聞之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邪

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托克托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令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托克托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為臘日未申時蓋棘人以此日為節日故久不忘也諱

日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涙達爾瑪既陳奠祭左右具
衣冠斂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
諱所即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
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
紳别訪南關董金剛保以合其説葢以先公甞主其家
故也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閭市人
競來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葢其兄
慶時為元帥故達爾瑪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

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壕邊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言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恂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為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事情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諱所

盡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寛寛達爾瑪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寛三月十日寛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爾瑪已使藏於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寛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犁鋤洊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寛又云先公前館於報國寺後因托克

托至遂移館於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爾瑪録本藏於家後併原稿不知何在寛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杭士劉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鋐鋐自言其父起宗為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令葬所惟鋐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招鋐十一日鋐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

紳至於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塜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塜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塜旁擇曠地仍設此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返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壠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於簡以志

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觀捕魚記 貝瓊

松江産魚非一取魚者或以罩或以叉或以笱或以罾巨家則斫大樹置水中為魚叢魚大小畢赴之縱横盤互人亦無敢輒捕者故萃而不去天始寒大合漁者編竹斷東西津口以防其軼乃輒樹兩涯鼓而敺之魚失其所依或駭而躍或怒而突戢戢然已在釜中矣於是

駕百斛之舟沉九囊之網掩其左右遮其前後而盈車之族如針之屬脫此掛彼損鱗折尾無一縱者予觀而嘆曰魚之托於水也非無九州四海之歸也而歸於數畝之陂朽株之下以為至安無患若登龍門焉惡知誘之者將以制之養之者將以殺之人之機亦巧且深矣予又傷其盡而無遺何其不仁之甚耶嗚呼天下之死於盡取者豈獨魚已乎豈獨魚已乎故書為記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之不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葢甚重也哉嵗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綦甲子見其醉而使酒曰夫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為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笑之曰是特其

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為子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貲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己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或足任者矣若夫以舟

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僦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汩然於中也使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儌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歟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情廹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是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記會稽周士翔先生遺語四絶句 并序

龔詡

余憶十載前假館常熟南野陳氏頻年與會稽周士翔先生往來聯捐士翔常語余記其先翁有言當元末閫中某城遭陳友定之亂兵圍久之有城主忘其姓名固守不下城陷被執友定謂曰汝不知有天數耶其人曰我但知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固不知天命為何等物也遂被害又有一人亦忘其姓氏殺父仇於既赦之後憲司執之問曰汝不知國家有赦耶答曰殺人賊國家之

法有赦人子之心不赦也竟致於理嗚呼士翔當日之言歷歷在耳今士翔仙去久矣昨夜忽夢見之既覺因憶舊言為賦此以記之非惟先哲之忠且孝得以不泯抑亦足以為名教之一助云時甲戌二月七日也

不知天數為何物忠孝惟求死即休只此一言才出口遂令亂賊永含羞

父仇不報活何為樂府曾聞太白詞李太白濆鹿篇人子不從天子赦片言千載有餘師

宋香荔枝記

林環

莆中名產為異品荔枝之尤者惟陳紫宋香為絕勝其見諸譜謂陳紫種出宋氏則宋香較之陳紫又其尤也樹距作譜時已三百載迄今又不知其幾易主在宋之先主之者已非唐之舊洪武初相繼奪於戎衛之官宋子孫困於勢力不克復者凡幾年迄永樂年間始歸於宋其賢雲仍有文用者慨念先業恐嗣時厥後者不知寶而守之特徵記於余余慨然嘆曰是樹舊屬王氏黃

巢之亂兵過欲斧之得王氏媪擔死與俱遂得不失後已爲宋所有今宋之子孫雖奪於勢力而終克復之則宋之子孫過於王遠矣宋之子孫不知若而人獨文用惓惓心乎圖記以貽後之人他所未覩則文用賢於宋氏他子孫又遠矣然則爲文用之後宜何如爲心亦曰寧爲王氏媪無效王氏之孫子云遂書爲之記

擊壤會記　劉鴻

國家覆冐海宇垂百餘年風嘘日薫人物熈熈興國贑

之屬邑山盤谷網風氣完固既庶且富民樂其生而多壽考迺弘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衎衎有垂白之老踰六七而望八九者二十二人含和履祥蹈舞皇風相與謀曰遭逢清明生理麤植仰無叫呼之擾俯有伏臘之需抱子弄孫不及時為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亦負矣哉於是月以二會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户而不醵是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籩豆有楚乃其初筵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

香顬天曰願明天子萬歲萬萬歲宰執惟隣藩臬惟良
郡有賢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
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羡餘閭閻笑語野無横民鄰有善
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娱亦云休哉已乃舉盞更籌
就坐以齒為倫其一為胡晦菴克訓次劉潔菴雅清次
吕直方與大次蕭正菴悦賛次鍾軒韶鐸次陳隠軒子
顯次吕春谷仁發次蕭擴齋崇廣次李晴忠春昱次秋
潭仁徹次蕭貧樂雲端次劉敬齋恭嶶次胡博齋克祥

次王叙菴秉倫次蕭繹齋悅華次王時菴成景次羅直菴守正次鍾成菴鑑次李復亨春雷次李省菴彥睿次蔡瑩菴彥璥次謝梅軒旭魁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危酒跪而進之曰孺子不敏幸兹良會躬侍杖履先生長者無寧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諂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高皇帝列聖今天子之賜也誥有之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保極逆極者殃保極者昌吾輩老矣得為保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刑毋瀆於寮

毋梗於鄉毋突冒於有司毋貽罹我父母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衆皆唯唯酒行五七諸老人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豳風以相樂者有咏嘆考槃之遺音者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不必擊而與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事曰把筆來不有所作曷伸本懷又賦近體詩二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哦既夕乃罷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一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記十六

紀事

記女醫　李東陽

京師有女醫主婦女孩稚之疾其為人不識文字不辨方脈不能名藥物不習於炮煉烹煮之用以金購太醫求婦女孩稚之劑教之曰某丸某散某者丸之某者散

之載而歸人有名者攜所購以往脈其指灸其面探藥囊中與之雖誤投以他藥弗辨也然而婦女之愛其身若子者舉其軀付之無疑焉幸而不至於喪敗捐穀帛金珠予之不少吝其恒喪且敗者曰命也且傳引譽之於隣里而不足則譽之鄉黨而不足則又譽之婣戚識知之人隣里鄉黨姻戚凡識知之人有疾者皆樂而求之幸而不至於喪敗則又引譽之其喪且敗者則又曰命也非女醫之所治者雖名家術士未嘗信之其殭而

治之者雖治亦弗之貴也其不幸而喪且敗者則悔且吝之矣曰不用女醫之過也雖士大夫家亦不免焉其愚不明亦甚矣嗚呼豈獨女醫哉

記女巫　李東陽

女巫者主呼名鬼物問吉凶禍福祛疾病凡疾病者女醫不能治則之焉女巫華飾盛服或披髮手刀劍自試以神其不能傷或衣錦衣腰數十鈴跳踉叫號或嘯以呼鬼且至則呼先姓名曰某為神某為女神某為祟某

為禍可禳可除惟令之從祈而聽者曰某之先誠有是誠有是或稽首伏地不能起顧殺雞澆酒化楮以為謝葢人之死者無有不為神神者無有不祟且禍焉者也又令圖其神之形於家以祀以禱乃稾毀其所祀之主而鬼其親之身若是者家有之焉有所喜則召女巫至鼓舞號嗷以為福有所憂患則因以除之雖湛溺老佛亦未有若是甚者卜巫而下弗論也彼女醫者予恒慨之若是者將何如耶夫女醫者不過殺人之身而巫乃

能喪其心此其害又有甚者人不自愛其身又不有其心其愚不明又甚矣嗚呼又豈獨女巫哉

秘録 李夢陽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嘆曰直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邉博士㑹主事王守仁來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

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詰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拏夢陽送詔獄於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疏末張氏斥后也掌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子曰慮對耳斌曰我能據事實剪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叅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個

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釴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釴往見一近侍閹會閹挈其白綾褶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閹迎釴以褶子泣曰此口鼻中血也釴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絶時閹負之自寢出云巳閹收淚謂釴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釴扣之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釴曰不知閹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一

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閣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

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
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
閭子至江西則見都御史乂璞曰璞往為光祿卿故事
光祿寺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閹者也孝宗末尚儉
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有旨趣辦攢盤百餘衆
驚愕辦矣久不之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黑
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弟出璞於是倉皇出
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

知也閣曰昨夜上葢遊南宫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名二張自東安門入璞曰何事閣曰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璞叩詳細閣不荅而予因記往錦衣百户郭勲曰上遊南宫時二張在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逈避出遊上獨名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弟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孝猿記　李承箕

廣東之山鄉猺人嘗樵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墮地死一黑猿從號鳴不止人往來於其側逼犯之了無懼乃子母猿也猺人取以歸投以果物皆不食而益號鳴不已猺人揣其情致其母之皮於前則亟趨而抱之且號且食衆亦莫不憐之於是獻之憲長陶公戲下告以實公命試之果如其言云李承箕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仁人之所不容已也漢王陵之母死於楚陵卒附漢以成大功在母知大義割至情誠哉其為

賢矣若陵者獨何心乎成功止於圖名吾寧殺其身不忍棄其親猿之孝明明也又嘗聞昔之下蜀人嘗取一稚猿猿母隨舟奔走而下數百里擲身舟中以死剖而視之腸寸斷矣則猿之愛又明明也夫猿不畜於家無詩書禮樂之教與豺狼狐兎等耳人徒知其能吟嘯風月又惡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於恠風厲雨中又烏知其性之足以感夫怨臣屏子之所不足者有如是哉其在白沙石翁過楚雲臺為予道之且曰是猿若

能知人語雖教以孝經論孟節目且能不違其內無雜也

塼墉記　謝復

土其墉遇水則崩石其墉遇火則裂求其歷水火而安堵如故者其惟塼墉乎夫塼乃煅土為之故其性耐久非土石比也予家東鄰泮牆先是限以土墉至永樂辛丑則蕩無遺矣先大父嘗為此懼以石易之自以為悠久之業也成化癸巳災石皆缺裂其尤破碎而不堪植

立者始以塼易之時邑大夫谷山王侯深偉其事惜未能遍易之以塼也夫自國初至今甫百餘年吾墉已三易矣頃因事往蘇浙訪古遺踪凡幾經兵焚而塼墉猶有存焉者則土之與石石之與塼其歷世久近較然矣丁未冬家君命予兄弟者即西山之麓築書屋五間環屋葢欲塼其墉而封之將以圖不朽也先期募陶人煅土為塼輦而至於其所尋井其下旋入沙土築而實之其稍虛處則釘以木揵始安石其上縱横布塼於石虛

其中塞以瓦礫和以灰泥以次疊而崇之其始四五層塼皆眠置次則一眠而四立又其次則五立而一眠焉其上四層亦皆眠置以瓦覆之既而煤其外以禦風雨之潊素其裏以通户牖之光門其東西以便出入徑其北以履園地之勝且以輔吾墉焉其制上鋭下方廣尺有四寸高二丈二尺有奇其右高處視東西縈周圍十有八尺起工於弘治戊申二月初吉夏秋大旱罷其役歲十月既望始訖工凡二百有八日以工計者八百以

費計者百餘兩勤勞朝夕與匠氏相處者吾弟嘉也供使令者仲子勞也朝夕環覺而胼手胝足者礬與夢也匠氏歙方昶而記其事者西山居士復也其有缺壞以時修理而至於堅且久者則尤不能不望於後之人也因併及之

一笑山雪夜歸舟記 張寧

方洲草堂疊石為山山之上有蒼玉峯東垣柱頰峯宿雨岩滴露岩歸雲洞蘭雪坡茶烟岫咏月橋卓筆嵒洗

硯泉映山池皆鑱石刻字周植小檜梅竹雜卉高曠未消尋丈而欲擬諸大山可發一笑彼山之大者非己所有亦非草堂所能貯此山可貯而有以其能小也山雖小而氣象景色生意畢具庶幾一拳廣大之意則亦自有可喜而笑者在名之曰一笑山其北有舍南向深僅及尋而横廣以倍其上環竹為覆篷仰飾粉素牖户内外皆墁堊一色通明虛白恍若一舟寄泊於湖山風雪間自念平生薄遊江海超然順適者凡二十年早以衰

病還家休卧蓬室譬諸剡溪夜泛尚未及門而遽迴則歸興當復不減名之曰雪夜歸舟總七字而揭諸簷楣所以志余之自得也

傳李景瓚事　張寧

予初不喜人談相命自謂禍福利鈍本無先形倚伏之機固亦在我耳何以術為余之有是言聞者亦相舍去而相命之士無留跡於余庭者正統丁卯隨計北上行江湖中聞李君景瓚善子平術言人禍福利鈍皆可閱

實心感焉未暇求也及甲戌登第榜中皆盛稱其能競相延謝始今侍御魏孔淵訪景瓚於太常官署索余二人始生嵗月未幾果驗余始心喜之知世之固有是術也相與傳致其事於江君元勳勲時方觀政大理將待補左右寺缺員叩景瓚請所許與應聲曰五日内當衣繡矣他無庸也江以遜格不及笑其妄後四日以變例授監察御史丙子冬刑部郎中歐時熙邀余飲景瓚酒酣以女婦一人生辰謂之率然語曰此婦生當從貴然

今以血疾死已時煕撫掌大笑詰之則其故妻因産而没數年矣戊寅中秋元勛孔淵過舍會景瓚自山東來舉酒相屬歡如平生慰勞之餘試以四人同生時月小異者難之則侍御公貴項憲副藎臣莆田尹李宗浩郡學生某也景瓚默良久曰皆貴人一死一司憲一登科補外一請舉未成下三人皆竒中獨公貴以喪服居廬未有他故疑其詞氣太逼後一月得南中報書云公貴以是月就木益神其術初刑部尚書陸公為方伯學士

呂公為通政叅議禮部侍郎李公為學士時景瓚皆以令所居期許無一爽者其識鑒精切大率類此為人疏豁善吟咏閒居服大布衣著方巾作西江書生態真若無所取材至於酒酣興發雖問答累數十人言論如流初若不經意緒而條理畢具百折不窮要其所發未必盡合子平之書而旁駕曲出動極理致莫知其所自來豈其人天分高絕今以經術推演之妙而假是以立名於人乎哉聞其初以詩經應舉復賢良方正應薦一皆

失之斯其所謂命矣而復皇皇焉不肯自已務將有得而後去豈其明於人而不明於已哉夫既知老而有得則少之時不必求也而嘗求之知命者固如是乎哉是不然天之於物有定者焉理與數未始相違也每觀景瓚論人雖一二弗驗則曰是亦命爾未嘗實其說以求通於其人蹤其所自處觀其所處人則景瓚之學豈不真知禍福利鈍之原者子平之書焉足以求景瓚哉是其言雖多不驗猶足考也況重有驗耶宜士大夫之喜

景瓚者不獨余一人而止也

壺中立壑記　周瑛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騷臺而東見有礌砢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陵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峯分左右麓伏者啓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立者為峯側者為厓深者為洞

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
欝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
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也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
大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秘圖湖僅大如椀此之
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
昔黃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
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太
山華嶽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岸恍然如

臨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所為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有非也是為有所纏繞强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説請書以為記

月華記　　邵寶

己卯中秋之夜月踰午矣有言其光之異者開戶視之則見夫月之外有黃赤二暈暈之外祥雲絢爛五綵五色紛披輪囷互映旁射千奇萬麗不可名狀月在暈之中清虛相涵丸如其圜如懸如其麗如浴如其旋如鑠如其輝如濯如其潔如其輪廓若加而大焉凡一圜許少焉有朶雲來掩之漸黯而散月乃復故盍吾華氏女言如此予嘗聞言月華者人人殊今於是獨有得焉月

水之精也秋之氣於行為金秋中則金盛金盛則水因
以滋故於望也受日之光於他月之望為尤重月之華
日為之也是故其望也倏其華也忽不然水陰物也金
亦陰物也烏能動盪騰躍如是也哉是日久雨初霽酉
刻復大雨震電亥晝稍霽尋復雨至是乃大霽

僊應圖記　韓世能

不肖世能藉庇先澤官翰林十九年而陟亞卿又七年
始以考績蒙恩贈祖至厚幸已顧祖先遺像舊失於家

無從追補念此日夜心怦怦也所善友周秉忠氏精繪事又能為人名僊貌像久請未許丙申元春潔誠致懇乃許以二月初吉舉事法當先期齋戒禱告至十日丁未設壇陳供於延真小閣蓋寒寓之三層樓也是日寅刻肅周君入一見語能曰此来有異香隨車入宅意公精誠所感神必至矣能謝不敏辰刻到壇作法命能手緘素紙一幅書求賜言於封上置僊壇送焚符走檄周測之曰今日之僊宜至自未公第存神注想坐層樓中

候之俄有三白鶴飛來壇所忽自三而五而七而九而
十二摩空耀日迴翔久之其時瑞雲繽紛可摘也觀者
揶揄奔告驚喜能端坐及未僊果至矣劃然有聲擲果
空中并早所緘原封飛至能跪受之僊語周云韓學士
多禮且云護法神至者衆周對言如嚮為僊法具於中
堂應之啟視所封則雲烟滿紙如前題云見者驚艷謂
此迺無上法書匪乩仙所能成也周君遂謂重扃壇所
靜俟庚戌兩日内用其言覔得舊妣二舊像往事如見

矣聚族羣需時至啟扃則壁間所粘絹已畫成祖像衣冠笑貌儼若生存不爽毫髮綵繪鮮妍所餘丹粉諸色染浸杯水非人間有不知何來圖上復有題句神采煥發子孫見者慟哭且愕且喜左右親舊皆雨泣羅拜嘖嘖於戲雖使軒后遺弓孔壁出經自能視之孰可當此者乎淑人兩像再託周繪克肖宛然實由神助奇哉靈哉靈哉奇哉考之仙傳古惟吳道玄幕墨成畫極其神妙不聞其書清臣大師萬仞縣崖丹書飛度世謂神仙

渺茫術家變幻難憑而無用之言未然矣能何幸身遇之獨所過嘗忠孝之許省循實切冰淵謹勒貞珉奉藏家廟俾嗣世子孫無忘黽勉非敢以示人也秉忠名時臣號丹泉子家有黃芝出地白鵲來巢之異信參靈入妙執術非凡品云

譙樓鼓聲記 祝允明

居卧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沈沈如莫知其所在嗚呼鳴霜叶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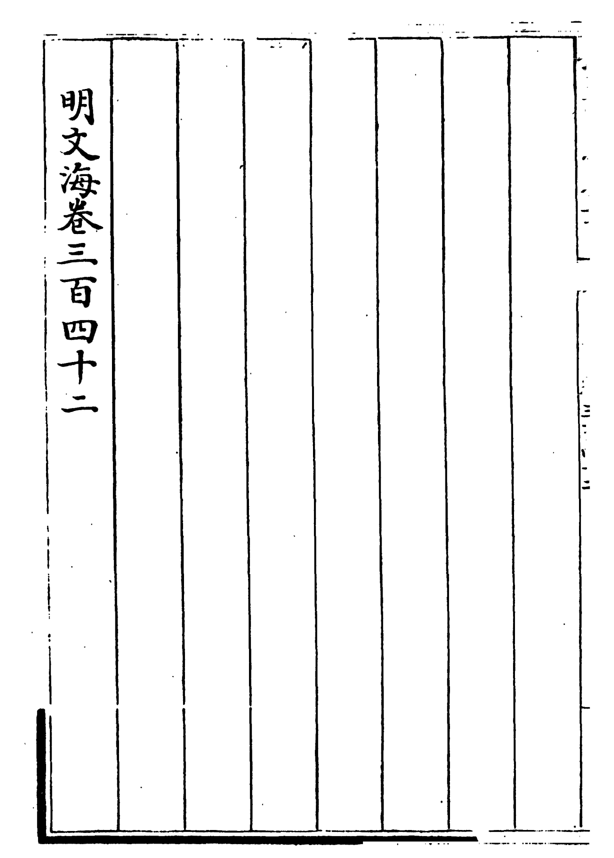
察公儆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冤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惋孤娥戚戚為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雪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遊女以至惸孽背燈之泣畸幽玩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迫於悲鵶苦犬愁螿困蚓且鳴號不能已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戌聞之以為記

興寧永記　祝允明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之美能濟物也
澤百谷煦羣動利舟楫飪鮮食濟之庸無涯唯田功大
焉使無水無稼絶飲㵒粒人物且盡舟楫焉往興寧小
邑一畔不可舒舞袖然四郊皆平疇千山鎻合民稼環
堵中水出山為泉四壁雜下曳練縈帶信土分走注而為
溪廣而為湖障而為陂塞而為塘瀦而為潭通而為河
砂而為灘涉而為渡穿而為池皆有濟也而農之利不
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汘泳陌涵禾潤壤灌沃滋蔭

達自然之才以為庸者動越千畝見者徒覺其或平渟而靜或奔湊以勇與物曠然無情第澄懷爽氣一暢耳目而未覺其恬行默運輔吾烝人尺浸萬鈞力也其或高卑勢違乃稍助以人力輪而挈之澤乃亦罔缺凡水之力大小必與田稱葢凡茲邑之水勺勺滴滴無不濟人者勳莫與之京也視他邑或水踰土功病參半若全病者害至倍蓰焉夫海之鉅江河之遠殖財利涉事狀信雄濶能無墊溺之眚歟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

有善無害育萬生口甚矣乎美哉洋洋者歟然民以私決壅利已病物以起訟者每不免嗚呼井法不存溝洫亡制水克恒濟人人有弗克用水悲夫予既美水功又傷其局於新域而弗溥又傷夫人乃有更弗克用水聊列焉以颺於其邑之人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記十七

紀事

記中丞俞公孝感　文徵明

大中丞桐江俞公文章政業卓然名臣而有至行公之父鄱陽公仕成化間為名御史以直言謫判澧州沉浮下寮數年再起守鄖陽致仕治任且歸俄遘疾宿留數

月鄖睦隔千里聞問不相及而公方以諸生隸學官法又不得輒去昕夕憂懸一日以事宿所親家夜聞鳴金起坐呼從者曰大人得無有異乎何為惕息不能眠也比至果然葢鄉人在太學者傳鄖陽死矣公投地大慟絶而復蘇百方譬止不從曰吾居此以日為歲其能安乎詰朝遂行是歲甲辰五月十有三日也及渡鄱湖瀰望皆水公私舟艤泊莫可致詰迤邐至九江九江舟楫往來之衝官於此榷舟焉公遵陸問訊冀萬一邂逅也

時公憂惶困瘁蓬垢無人色兩僮掖之踉蹌行道上人
問得其故莫不憐之或言官舟不受搉非有故不泊公
仰天竊嘆方不知所出一人前拜曰郎君何以至此視
之則其家老蒼頭也問其來乃鄱陽夫人道中恖艙泊
舟求魚方次湖口耳公聞言驚絕掖至舟見鄱陽方無
恙也相持大慟又絕葢自上道至此驚潰百出顛仆欲
絕者屢矣既定叙所歷則公離家之辰正鄱陽解任之
日而艤舟之頃即公倉皇問道之時也長江渺瀰颿檣

下上日以萬數風駛水疾一逝千里使其時非以鱠故則不泊或泊焉後先差池欲邂逅一見得乎公父子相去數千里非有期集徒一念之誠而求諸去來瞬息之頃如投劵取物不爽晷刻殆有神出於其間非公孝誠純至何以臻此既而鄖陽道卒嘗藥視歛公得盡心焉不然公且抱無涯之悲而向者鄉人妄傳豈亦天有啟之耶嘗讀宋史丹稜唐伯虎者其父遊瀘南伯虎夢收父書有亟來字夜蹴其弟庚曰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

即日裹糧趨瀘南黎明走洪州將僦舟而江水盛怒聲揺數十里客舟布岸不動伯虎傍徨堤上得漁艇跳入叱僕夫解維抵瀘而其父果病遂迎侍以歸居數日而卒伯虎仕不顯無他政業可書獨以茲一事得列史官作史者殆有意也公之事與伯虎類而公投足於渺茫無據之地以取必於去來瞬息之頃其事視伯虎又有不偶然者顧公方向顯於時竒功雋烈將彪炳簡策此特其一節耳雖然君子論人必於其微觀公為是其卓

絶之行已槩見於平居未仕之時而況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葢言中於立身終於事君未有不孝而能終者也世之人率以功名勲業相烜赫而求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不可槩見公獨以一心之惕息果於行行而言者妄莫不疑公公卒得嘗湯藥視含斂非誠而曷能是公名諫字良佐其父名葢

水嬉記　汪道昆

新都什九山也水幾一焉遊者浮慕江湖輙病其山羸

而水絀余家食且久校四時以為常暑雨祁寒視四方同矣春淫為患則南服同維時為秋萬物咸說及其杪也天地時察草木成章新都丘閭相因林莽相望天風既濟時聞于喁其爍若霞其錯若繡其陰若紺其陽若朱其流若黄其凝若紫五章大采莫不具陳且也三天子都經所謂南岷也其下源源時出為江濫觴涼風始波潦水降矣淺則膚寸深則九淵無不可以察溪毛占水族流沙積石皚皚磷磷遇風為湍遇石為瀨望之如

練如壁如瀑布如長虹即而就之直中弦平中準其聲緩者中鳴玉急者中哀絃余嘗扈上林遵太液廵海岳周游名山大川要以鉅麗閎深則誠有之矣乃若紆錯釆鏡空明小人有懷不忘故土即山之嬴猶以為儉即水之絀無用其奓矣五年九月余從諸弟登金竺山金竺中邑而名其下則豐樂水也是日以登臨絶勝戴星始歸虎臣以疾失期嗛甚其兄子仲實期余就里中為水嬉適風雨害游旬有五日乃如約豐樂水趨歙浦是爲

中流浦以上不可舟僅編竹為泭耳主人具泭十有六益奇者半耦其半而四之耦差廣近方舟始足帳具於時屋其一若樓船以坐賓主冪其一若步幄以貯歌人其一若幔亭襜如也歌舞出焉其一庖行廚則宰夫事奇者以其二繼樽罍其二載簫鼓為前驅其二載諸豎子若僕夫其二介紹而傳事既余從仲嘉至徐孝廉俞山人在焉日幾中乃就筏主人誓泭者畢班前後若舟師於是鼓之以鵝鸛進居人未之前覩也聚而堵觀主

人方供菊數枝焚香啜茗而已少進聚觀者躡而從豈其於此乎觀禮樂哉葢慢亭招之耳主人出歌者為黄竹之歌歌三終觀者益集吏進而就美蔭為越吟躡者益前不能屏主人笑曰公等亦染指耳安能饜耳目乎於是驅而退之楫並舉既泝上游望中野羣木林林總總如濯蜀錦出西南西則金竺倒影中流如奉員嶠西北則羣山高峙如列仙擁羽葢相迎靈山迤西如役羣龍劈積石其日秋陽不厲魚鳥依人即沿石瀨躐風湍

其行不遠石梁在目觀者業已逆之水濱歌人乃發水調作鐃歌自度不容驅馳則舍筏而登岸乃為朱鷺為君馬黃為臨高臺為將進酒觀者疑張樂洞庭之野固不知其所從來比及橋泭者凖矣主人夙已聚徒五百指疏前塗日下舂隕如萍實短墻長溥如良史槃礴所為歌人為房中則以媚觀者於斯時也任耳則廢觀縱目則奪聽即敏者不給矣日既納乃溥南皋召韓娥為緩聲為淫哇者一洗之矣幔亭出二燎懸若火齊客請

樂而毋連乃班泭者既來流下歌人迭出如初頃之牋故干觀者倍昔主人修無筭爵歌人亦競新聲余節飲者十年是日觴者累百徑醉矣仲嘉謂士不得志故悲秋伯兄遠得君而邇得親葢亦自適其適矣故及秋為樂乃今賓主相得宜盡驩故醉虎臣雅有酒過要亦骫䯻者之為茲既多主人能幸而佐客驩甚虎臣適矣故獨醒時而醉時而醒其適均也客以為然併以授侍史

鄧冰記　劉鳳

歲甲戌月之涂時乃大寒北風扶揺陵震川陸冰皚皚
塞涂自洫遂以達彌望皆凝冱林木凄其色凛凛黮䨴
飂飋欲墮景候慘洌甚日曛霏霏薄之黔靄澹淡霨起
相映發回中人愴不勝禁予與二三子居奥室重衾自
擁猶溧若露之冷析骨驚相謂頃歲來寒未有也乃余
顧躍然喜自昔之從燕中役霄雪霑浥霏霏千里積至
牛目丘陵爲崩陁騰涌風横扶之怒號天地若揺兀者
久不游今復睹此怳然懷往且方少壯精強冒犯霙

寒朝夜衢路騎行無蓋執策驅之耳不自覺今雖衰𣆀何都無意氣學兒女子縮朒乃强命攕欲有所之榜人諫不聽始自岸側鑿冰冲冲開不尋丈益督之前䨟䨟澌裂離析之聲硼碕磅硍落若礱斵之礫硌碎若玉磁之磊砢瀰瀰流澌左右蕩激舟渒然進劇劇若割層碟磽礐觸擊其棘役者休勞之酒復行傍艤者觀者倚艫欲並出者咸怪之謂何所急厲意不避横軼中流獨搞扶抵如期赴迫切者咸噪以助之勢揮躪突攘蜂起

波沸曩而戲之磕磕然者巳而廹午霽和澤氣稍融液所隕破解散者所蹍跐副跨者所撐捂掁拓者則巳委積涯涘粲若雪綺矣數里間闢為通道夫或捧痛而謳或呼以作氣遂抵湖上乃策而登四顧颷颷蕭屑逺郊若霧霾之若洶洶動雖肅厲而不爽徹孔子云天寒吐珠於澤睹若澔溔不辨語所謂天白灝灝寒凝凝者與刴石氣礉礉磸擊與颾飀相雜而受之如射沙石粟膚竈手不足言戰戰不可任語笑皆為凍咽竹樹飈飈柯

葉盡零望乃不蔽湖山遠來在前子雖意益舒二三子無復色遽欲歸夫時者不可常即歲如此嚴亦幾何遇之景氣無論四時當其極豈不佳哉何以暄涼間也人養適過竅理皆踈顔澤不堅故不可犯霜露予四方之人也久此悒悒豈能忘故時忽睹此遂動驅馳想彼北鄙寒絶手足皆瘃墮沉身没命思策功名獨何壯與陰室以贊陽氣故無冰則書以紀異東南地氣稍偏然累歲冬燠則藏乃不固今幸水澤腹堅歲其阜與玄冥者

能奪其令與子雖山澤逸安得時穰歲登乃能無他慮又因其寒暑之暇極意所之縱覽觀焉而慨寓之矣

涇野逸事記 耿定向

先生官南符卿時以進賀北上取道懷慶訪中丞伯齋何公公故清貞高蹈人也與先生雅厚善先生比至公館則屏騶從徒步往候焉何公家居無一應門者先生自扣其閽何公躬自出啟門相見歡甚為雞黍延款竟日話平生各扣所新得先生曰非我所知也何公曰方

以外實亦有此吾試為之以諗子何如乃起入内發笥取藥一丸如粟噙口中出夫人為供爐具於屏後公授持置堂中取黄銅一鋄置爐内自舉箑然火相視銅液則從口中取藥點之藥入忽如蟬鳴聲已用灰蓋之少頃發視果成白金矣先生異之何公曰吾以術授子以成子廉可乎公辭曰吾方受禄於朝安用此惟凡在山林可藉是朝夕耳歸以語娴友子弟側聞之喜甚因竊先生圖記作書懇何公授術何公授之子弟如其術煉

藥竟不成嗣先生至南中間以語霍文敏文敏北上時特迂道訪何公求術何公大噱曰吾素以吕子木比君實為平生無妄語也乃今亦復為妄語耶

紀怪　耿定向

閩泰寧人蕭姓者余友近溪惑之謂其術能役鬼近溪二子之亡也嘗致之令弱孫見焉此其事類唐玄宗之於貴妃矣又其術謂能為人接命近溪曾授之魏中丞敬吾云其術用雄雞一剪其羽毛别用五色線繫之如

鳳形致令冲舉空中頃之自空而下則口銜丹書中言人年數脩短祈永年者爲擇大樹一株取其人平生意所獨鍾器物一件鑿樹空納其中令其人面樹默坐七日其樹自枯死代爲接命云敬吾聆之恚曰是何言與近溪瞪目摇手曰噫子不信然雷即擊汝矣此說有類晉書郭璞傳中事璞嘗爲王導叅軍導令作卦璞爲言其日時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木截如軀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導如其言至期果雷震栢木碎

之世傳王導加災於木免災於身云今石司馬東泉若艱嗣息曾有士紳薦一形家葉姓者金華人為司馬言安宅失宜故令艱嗣息如此如其言改作則得子息蕃衍云司馬故清貧憚改作其人即御之乃說言能星命司馬以諸妾年命推算宜子否其人既得此則為妖術令司馬宅中忽祟青滿屋日鬨鬨有撫掌聲常撾人面苦不可忍但不敢撾司馬司馬撫劍擊之有血淋淋隨有紙片墜地家洶洶不得安枕各持利刃其人亦披髮

仗劍為禳不得息司馬詢諸原侍術士者侍者云術士曾取一瓶今不見何在又覘其常在其廟後池邊佇立若有所為者司馬涸其池其瓶果在瓶以油紙封口其中用黄紙書妾生年月以針刺之而書符其上司馬取碎之其祟乃息而妾有挾孕者竟死焉此其事亦類郭璞傳語傳言璞客江淮時愛主人婢艷無由而得因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主人患之請璞卦占璞曰婢為祟也須出

其婢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值則此妖可除主人如其言出婢郭璞令人賤買此婢後為作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中主人大悅璞竟得其婢去耿子曰子不語怪此類怪事余素惡言之乃予謂近溪志道久矣亦惑於此若石司馬故端人不為妄語者既考覽晉書亦有類是豈人間世亦有理外事耶抑晉時異教盛行正道蓁蕪故多此幻妄術耳經斯世者念哉予兒時聞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經其輔僧行

者猿精也一翻身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來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來見心無外矣從前怪事皆人不明心故爾苟實明心千鬼百怪安能出吾心範圍哉又傳燈云有高僧在座倏有一羽衣人從空中步雲冉冉而下高僧問曰子從何方來曰來自峨眉又問曰何時發足自今晨也僧曰何進羽衣人禮謝此何以故吾心瞬息即萬里也又一高僧說法間有一來聽法者倏見菩薩象倏見阿羅漢相倏見夜叉惡鬼相高僧任之不為異亦

不動越數日其人不見其徒問之僧曰彼伎倆有限吾之不見不聞者無窮云嗚呼此言亦可深味大抵吾人弟恨不識心耳茍從不見不聞處一領會得世間千妖萬怪其如我何寄語柳塘諸丈試於此參會之也

雪假山記　靳學顔

仲冬癸亥夜天大雨雪庭積盈尺焉越三日予聚而為山弗就也負墻而聚之又慮弗隆隆輙撓且弗肖也乃除基抵蹈其上而楨幹於外寸寸築焉其高可隱是夕

寒甚厥明眂之堅矣色蒼矣揮斤飲刃刻鏤具體矣然
乏自然又弗真山若也乃又析為數十搓枒林立錯署
而磊積之膂合輻輳不雕不削象其攸宜惟其所植妍
媸舒慭無弗肖山者予固山癖也而又諳於山即弗肖
可但已哉遂導客以觀客又嘅焉羡也曰巧乎有道哉
予於是作山記記曰揚子雲斵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
有法以今觀之是山何需於世也三集謀而後美視焉
則凡技有矩於此者可責效於率爾耶惟文也亦然銘

情於中和而質具焉故堅以澤鏤精於意匠而文敷焉故協以縟然不有質也其何以文故曰無其情男子樹蘭而不芳有其實桃李不言而成蹊故虛以構實實以呈材材以結情情以會神神動而天隨虛中而機應緣乎天真放乎天趣任乎天姿即品有鈍銛而作無苦窳何哉其法具也吁吾於斯乎有省臘九日書示需兒

大魚記 仇俊卿

嘉靖丁亥九月一日海中有大魚乘夜潮而來直至海

岸俄而潮退魚大水淺不能遊泳偃卧沙濵其處在城外教場之北鄉民蚤作者望見之驚訝為山移至此抑屋舍漂流也近視乃知大魚傍海之人指之曰鰌長十八丈高可二丈餘皮績青苔鬐鬣如戟腮同漆工之篩大而無鱗或者是海鰌也始而農夫以耒耜斮之咆哮作怒聲腥氣噴射人驚撲地繼而羣執器繞刺爭臠其肉有入魚腹者盈車接道人畏其異多不敢食有烹而啖之者味如牛肉脂厚熬油照夜最宜艌舡之用人取

其脊骨每節可以為臼舂米鼻骨長丈許崑山方諭德來海上覿乃取去作假山圭峯開元遺事載南方有魚多脂照紡績則暗照燕樂則明謂之饞燈此魚猶不饞也噫吞舟之魚碭而失水蒙莊惜焉若此魚者方其在巨海洪濤鼓浪掀風將與蛟螭鬬勇上下濵渤可使晝日陰蒙自謂形逃網罟視小江河者也比其失勢於水乃與尺蟦同困跛鱉齊刲物大而不能自保昧於機可怪也使當時有推愛物之仁者護持之俟汐至而去免

屬厭於饞口亦可也昔毛寶放白黿卒賴以躡之以渡江而免於難況此魚大於黿者什百是又豈蠢然者耶或曰亦有關於人治者昔紹興十四年秀州海鹽縣有巨魚羣蝦從之聲如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鬛撥刺其高齊縣門樓長百丈縣民臠肉轉鬛壓死者數十人頷骨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又嘉定十七年海壞鹽官地數十里先是有巨魚横海岸民臠食之海患凡六年乃平即今聖哲在上固無容

邪人倖進雖進應不能久於其位且遠在天下或無勞過計者切近之虞捍海塘工頽剥已甚恐風濤大作衝駕而逼將何以支吁不知此魚作何孽多隱憂哉

紀聞贈袁子溥　盧虞臣

當毅武帝末年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子溥給事陸公門下是時溥無所顯名公視之亦未嘗過庸駑也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隙方彬未貴錢寧先用佞倖進薦引彬並侍中後彬益親幸與帝卧起寧獨稍疏無寵也

以此數銜彬兩人遂相傾會宸濠反彬劾寧縱反者購知陸公故善寧又乘間譖公曰夫陸完昔主兵柄受寧濠金復衛兵故易為反有詔徵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會逮中溥適除掾中尉乃見陸公泣曰溥義不忍使公以誣受戮以是上謁掌詔獄者韓端而說之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騎馳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冢宰未聞海內以失德譏一旦搆會青蠅乃使抱痛圜門含憤獄戶誠非陽秋以功除罪之義也然上將

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念公有老母垂年八十即公被誅在律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奈何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念以身請釋其母繫以保殘喘庶幾無重陸公萬世之恨如此則主君之行義高天下而人人誦說主君無窮也韓壯其言乃許頌繫陸公之母華夫人華夫人出二日竟死溥為經治衣棺下至飯含之物賓客來弔者溥主哭焉既又代陸公獄中上書言霞奏草具在案無與護衛兵也由是亦得減死謫戍

而江彬亦坐罪棄市盧子曰陸公之不及於難也溥與有力焉余往年曾繫詔獄有老守卒能道江彬錢寧諸人事甚詳且曰吾常守陸公者乃從守卒問陸公遺事守卒曰當征劉六劉七時陸公為大將軍彬以遊擊見屬會彬軍失道當斬彬美鬚髯陸公偉其狀貌遂赦勿斬卒之禍幾宗社陸公亦且身不免焉方其備羅叢棘之下言官闒闐者疑獄中書有黨人代之上請下令急捕代上獄中書者陸公之困窘甚矣當江彬時權移主

上貴幸無極遷賞則使餓隷富於季孫呼噏則令曾史化為盜跖陸公身陷大辟夫人孰敢為左右者則溥之不為利圖曉矣昔楊尹伶雋於臨賀長孺致溺於淤灰余以溥事觀之何陸公所除乃有異乎古人恒情之外耶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為鎮南州司録前尉何啻十百卒以罪去而得遷實自溥始是皆可書也余重有感於陸公之事以語好事者觀覽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記十八

紀事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彦夫

其歲春二月予從事京師錦衣周君出所謂村落圖示予觀其色甚愛者請曰君必為我記之申請再三遂置巾笥以歸歸之歲向盡矣尚未知是圖之委曲也有華

生者世家江北備諳村落者也工丹青造予予以此圖質之曰子之知畫猶吾之知書敢問婦女而跨牛何也曰此農家所嫁女也不能具肩輿以牛代行也一蒼頭牽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跨牛質矣乃復有一蒼頭持蓋以護之何也曰昏禮宜昏於昏矣農家若燈燭之費送迎以旦晝用蓋以蔽日也亦重之也一嫗逼牛耳以行一翁牛後徐徐隨之父母送其女者也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嫗門而望置幼兒於地肘其裳一童子稍

長攜其幼指而語之凡容色皆若欷歔灑泣者傷離別也牛之前四人以鼓吹從事迎而導之者也道旁二驢次第行騎之者村妓也尾其驢以掖箏琶者村妓之二僕也又其股坐於小車之傍者車人也一皆邂逅而回眄者也去其林少許將復經一林二童子踴躍以報一婦人自籬而出臂一兒又一兒牽其裳以行一老嫗抵其手招之畝畝間有二農夫既鋤且止是皆見其事而談笑者也去既遠又有林鬱然竹籬節次亦彷彿如女

家門之外有男子衣冠而鬚鬢罄折而立誰也曰此其婿也古者三十而娶近世惟農家或然故壯而鬚也立而俟者將導婦入門也二婦人咨諏向前妯娌輩也將勞其女子之父母且迎之也二人挈榼迎勞之需也一女僕繼之備使令也二童子參差以從其大者指而語之若曰新人近矣一老嫗門立以望察風聲以為禮之緩急者也子聞之戲曰子真村落人也知村落之狀為真子不飽文遂以子之言為圖為記以償我久逋之文債

可乎生笑曰此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也何不可之有時天寒語從遊者呵筆書之

石犀記　王允東

天之生才率與氣運元精會協而成而才之生世每以周一代之用焉蓋造化之流行恒若有所待而斯人之拯也亨否亦各自有其時非誣也若吾郡伯印江張公之治台也立石犀西江之步以障水怪而郡以獲寧亦其事也吾郡在白雲山之麓層巒擁其後長江走其前

上納天台僊居兩縣之水下接巨海百里之潮灌之以諸溪束之以隴峽地故崎嶮促狹而流復奔駛怒狂一值積雨經日則衆水畢漲然其盈甚速而其涸甚難葢下流壅塞而海潮又乘之秋深雨多蟜蛟妖蜃往往陸梁其間如隆慶戊辰之歲滿城之民不為魚者幾矣衆恒憂之既而公以部署宿望簡自上心出守於兹葢當災沴之後而吾民蕩析然一值累雨江水輙溢若有所憑恃而為之者公乃即西江之步鑿石為犀一置之水

蓋用厭勝之衆始以為公固用神道以安衆心未之信也然自石犀既立之後江水安流即有數日之雨不復泛溢連一二年水不至城下廬舍以完田疇以穫頌聲以興而人始知公之拯亨有道以此予聞蜀江善溢往時太守李冰者琢三石犀置之長衢而錦江灌江遂以無患至今頼之與吾台今日頗合即予固不知其說意者六經之中固無所謂厭勝之術抑聖人殆有所不得而言不然則大禹之鑠支祁旌陽之弭妖孽又往往有

可考者此又何也然則公之功固與古之聖賢神人媲美於無窮以惠澤於台又非冰比也誠不可無記以示後世也於是改西江曰犀江而因為之記

今古奇聞記 沈愷

鄭孟良不知其所自出在漢隱於勾漏龍門之間為交南人積高貲累致巨萬有子曰茂卿少負英氣學儒弗成去學劍又弗成乃棄去學賈一日喟然曰嗟乎男子生而志四方奚必塊坐一室如病手足耶孟良與之金

千斤西遊蜀時年才茂齡未室曰兒去不得重息歸終不為汝娶茂卿前跪曰敬唯入成都見錦城姸麗即靡靡不自禁日與他少年遊他少年轉相結納節裘馬貯歌舞燕會絲絃鼎沸金泉隨手輒盡納婦曰李氏日煦煦戀好遂無意較什一取息利以故貲日落謀南歸李請與俱茂卿曰父言在耳柰何時李娠且三月茂卿曰萬一生男無委溝壑足矣無以我為念李執其手泣曰妾既以身委君一惟命得若君言將百歲是賴何敢以

妾所愛後夫君所愛乃出紫玉簪為識歸至瞿塘舟薄於石俄而中溺漁者憐而出之歸見其父乃其氣索然父舉其囊詩曰搞蘗若是乎蜀川其敗汝哉子無川行越一年又與金千斤東遊齊齊故饒裕又時時與豪俠鬬雞走馬獵狐兎為樂性亦慷慨樂濟人急有告急者倒囊以應無不滿意去又娶一婦曰胡氏煦煦戀好如初客久金盡謀歸謂胡曰吾欲汝俱祟父命何吾歸三年不來汝必更適然善待後人矣時胡且妊指其懷泣曰

吾負汝吾負汝曰妾既辱奉君子巾櫛君死妾死此言何入吾耳行矣善自保愛乃出水犀合為别及次荆門遇盜僅以身免歸則鶉縷百結非復勾漏時鄭生矣父見而驚曰吾兒憔悴至此乎即貲積山丘吾終不願汝賈也父坐是怏怏死茂卿幾不欲生曰兒不孝重傷吾父心至有今日自是斷魚肉絶腥葷絶口不道陶白事且矢不再室或勸之曰汝年茂未嗣不於此時為令圖恐日就衰暮鄭氏宗祧謂君若何茂卿喟然曰吾父以

不肖之故不以天年終此身亦已多矣敢妄生他念乃作離鸞引以見志然追惟胡李別時狀及撿故所遺多記憶不忘言至泣數行下曰吾魂魄終相結也聞李在蜀日就貧茹荼履葛猶烈烈不隨時有少年者竊慕之託姑挑之曰芳蘭早凋信有時乎汝不於繁華時取妍一旦西風枯落人其謂何若不為動侮訌日至度不能免竊詣密室自經鄰嫗索之復甦嫗慰之曰汝生方十有九年柰何輕死曰嗟乎爾謂百年永乎嬰孩白首均

死爾終不為動既而生子曰繼芳惻然嘆曰百年賴此一息萬一蹉跌何以為解乃拮据匍匐日望底立及長夜燈侍膝數數道往古陳鑒戒曰題柱棄繻何人邪繼芳用是勵志烈烈輙以古人功伐自期譽彰彰聞矣胡在齊雖形影相將履潔無他女子習屏飾謝華蕭然縞裳俗故好遊嵗時華美列行胡又終日闔扉坐足不越閾有王姓者豪於財聞其賢美以張氏為光容曰得果所願珠寶珍奇惟所欲顧以百金為聘張善狡自匿其

金徉謂王曰胡見金色動意有所受期至彼迎胡氏不知其先所為乃嘸而罵之曰人而獸邪聞者嘖嘖吐舌去居無何有子曰餘美餘美生而慧胡氏居常含熊丸鑿鑿道孤苦事且曰兒無父矣何弗自立餘美用是亦蚤夜兢兢砥名行風動齊魯間當是時漢徵賢良共七人繼芳餘美一時並與繼芳為城陽内史餘美亦佐交州一時同赴郡國城堞臺觀人物闐咽輪轂交輝草木動色母李氏見之獨忽忽不樂食飲不下咽繼芳跪問

故李泣曰天下有無父兒耶李泣繼芳亦泣又請故曰
汝父故交產客遊蜀耳與余不通問死生三十餘年矣
予官兹土不念所從顧馳高車策駟馬樂耶繼芳聞言
蘇蘇隕涕時夕陽西下指而拊心嘆曰不見吾父有若
此日輙繪所似遍索巖谷間浹旬乃見若父至則形容
枯槁髮毿毿䰄矣李且信且疑令繼芳延至郡閣大張
供燕列燭置膳酒半具問顛末縷縷無一事爽先是李
留門屏閒聽甚悉出玉簪合焉契之乃相持哭餘美同

官舍母胡氏聞之亦瞿然心惻謂餘美曰汝父若交産
我心更切也無乃即其人耶令餘美具問如胡皆縷縷
合及出水犀合果然率又相持哭於是合兩家為一而
繼芳餘美率又肫肫相砥礪勸忠繩孝引義納軌並起
為漢名臣云野史氏云嗟乎今之言睽合者夫豈少也
未有一朝而獲二子不出户庭而遇二妻自有史冊以
來蓋未前聞其事甚奇茂卿始雖無良卒能悔悟而果
於不娶向使茂卿歸而娶或不能有感於二婦二婦去

而矢志勵節不若是其果或不能振育其二子天經人紀舉萃於家雖造物有不可曉者余益灑然異矣

焦隱士易服制記王華

甲午歲余以簡命按視江南四郡某月某日蒞事鎮江見大江西來東門東豁灝氣吞吐與乾坤相摩軋余曰都江南形勢其在茲矣見中流二山秀蔚拱峙與江上下真若巨靈驅擘使豁江流之衝以關節中原之氣也余曰都一郡形勢其在茲矣既飭郡事某日風日與

檕命輿出定波門迤邐陸行數里循象山之崖升舟江行三里許往焦山觀焉將省江山險要與野土所宜民生胅痒風俗美鍥而為之經紀焉詢奇茂搜靈逸而樹之風聲焉非徒以遨嬉為也時從行者有某官某官因問山之所以名則曰東漢末造焦先生光隱兹山三詔不起弗廬弗食弗衣自如也後人高之山名因姓之自宋迄我朝咸祀之余遂造祠下致廟見褎然袞冕者則所肖先生之像也余曰詫哉崇而祀之可袞冕之不可

高潔沉静付形自然先生且弗廬弗食弗衣死而衣冕
被焉華質弗倫非先生之志且天下有有德者有功者
足以康濟生靈以永永建乂邦家於是乎天子以玄衮
及甫榮之以為報死亦衮冕祀焉今加諸草野槁寂之
人名實匪稱瀆朝廷之典非先生之志無以勵貞行而
天下之俗囂囂爾瀆朝廷之典無以敦懋勳而天下之
人心泄泄爾茲不可其易以隱者服俾先生之神獲妥
於茲山脩然與山雲水月相與窮焉庶山之得以壽茲

名也雖然山之英爽勝概其襟帶江南凝毓王氣為我國家無窮之佑吾猶不欲先生之專之也僉曰允哉人心弗同因革非常自郡守林鶚以後未餘百祀而先生冠服之制已四易矣今幸就正不可無辭以詔後遂伐山石書其顛次某月某日某郡某記

牛相乳記　薛應旂

薛子歸耕於晉陵五木之野畜牸牛十二嘉靖辛酉春莫其一產犢時時䑛而乳之其一懷胎而未產迨夏閏月

二十五日牧於隴上産犢者食草遇毒倐忽死犢號呼仆地仰卧顛滚尋復含死乳悲鳴不已其懷胎之牸悽慘徬徨若有不忍之狀隨去而舐其犢既牧人擁犢歸犢時時回顧其母明日乃復奔至母死所號呼顛頓農人咸異之踰旬日懷胎之牸亦産一犢乃并前犢而乳之若其子然閭巷老稚相傳而趨視者罔不感嘆云因憶韓昌黎猫相乳說司徒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國事既畢家道乃行協氣感召致猫相乳且謂猫非性

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若此詩曰爾牛來思其角濈濈朱子謂牛善觸故詩人以濈濈咏之則牛之性又不猶若也今顧有此哉不知何以致之余重有感焉爲之記

浮山遺竈記　陸深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女媧氏補天之處也其煉石竈尚存山多産石炭勝他産而所産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

補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名其土人問之土人曰然又問之土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實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吾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論小大家家置一鑪焉當户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灰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悟而未有以發也

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為此葢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樸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爾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況洪荒初開林木鮮少樵薪之利漸微而附麗之機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昬黑之變補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葢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爝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

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固因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為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為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子許為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焦義士存廟記　王墳

炎漢前將軍忠義關侯廟在濬縣李家道口鎮東不知

建自何年代其神靈異於他廟鎮人凡有禱者應如響
赴以故鎮人敬事之久之不替益隆嘉靖辛卯歲例毀
天下淫祠侯廟在焉鎮人咸恐恐然奔走號呼於祠下
而罔知所處有生義士凡弟者慨然言於衆曰毋憂也
我兄弟當為存之忽報有臺檄至檄云侯以名將為神
實與他淫祠者不同廟其勿毀鎮人於此益神夫侯之
神而高義士之義也義士懼有後虞請於大伾子曰廟
幸存者寧知後日不復以為淫祠乎願一記之使永永

其存可也大伾子曰存廟是矣而知廟之所以當存者乎蓋嘗讀史至白馬之役而知之矣當顏良攻劉延於白馬也侯能刺良於萬衆之中遂解白馬圍以報効曹操及其既刺顏良也又能封還曹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夫解圍者仁刺良者勇報効而後去者義不背先主者忠忠義仁勇俱著於白馬一役白馬今之滑也廟去滑僅三里許安知侯當日之刺顏良者不在此地耶又安知侯之英靈不感舊懷昔而嘗往來於此耶宜其神

靈異於他所矣此其所以當存也若夫在他所者愚則以為解良涿郡平原荆州章鄉五廟義當與此並存而餘者皆當毁也葢侯生於解良得主於涿郡起義於平原昭大勲於荆州死於章鄉而餘則不免於淫矣因附辨於此以示夫後之毁淫祠而無别者義士名世英弟世傑關中三原人父子兄弟世商於鎮行義多類此云

書方岳徐公事　周復俊

或問方岳徐公檝之殲於沅江也與二忠娩烈垂休歟

將或有遺論也予曰唯唯否否鄙人何足以知之然竊聞此地之長老大夫士言莫不以那鑑賊其猶子圖謀為後此直一家之難耳未聞其攻刼城堡殺戮居民有叛逆之跡也聲其罪而理之可矣奚必赫然興師哉徐公力不能止則當調度餱糧集於境上以贍遠近之兵職斯稱矣兵戎非其任也脫有精謀秘策鬱鬱於胸覽時不平義不容默則密陳當路以補戎事之闕吾言獲聽國之福也生民之休也萬一不用吾心斯盡矣非若

二忠奉上之命撫諭蒙古被執之辱也脇之不從則二忠惟致死之之為當也且當是時六月興戎山川煩蒸霧露毒發帶甲荷戈之士屬死道路枕藉巖谷是天時未順也用兵之道無利深入鄉導為先沅江高山絶坂林菁陰翳道途險巇其城背山阻江一夫當關萬卒莫進而客兵之信地不分土人之鄉導莫遣是地利弗察也於時將帥未調人懷二心心持一見議論叢生褀然如蝟是人和未審也此三者皆用兵大忌也犯此三忌

是兵未交而先敗矣公又不俟羣師之集無煩遊士之說孤忠獨持戴賈胡之帽披夷玀之服慨然據鞍揮刃徑進前書大字即日屠城欲何為也致使醜國遠覲咸慟曰那鑑信有罪爾一城之民奚罪焉於是衆怒莫遏矢刃交膺而公遂告亡假令公當時褐葢緋袍建大將旗鼓而進彼酋雖驁必不敢加兵既殲之後始知軍中有徐方岳也今雖梟張經之首剖趙完之尸亦奚益耶子聞其言而悲之未嘗不為涕下沾纓也予與公為同

年知深信篤天日皎然其文章德行無俟贊揚而喪師隳體痛孰甚焉嗟乎泰師之敗於敵亟間也非獨一孟明視之過也公獨不幸而罹閔凶殊可悼爾

書張御史事　周思兼

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宮主司欲首薦以北卷為疑既拆封知為真定人以問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置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廣東道監察

御史國朝進士釋褐爲御史自張始時中官王振用事
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縱恣人莫敢言有指
揮共者與嶶商友善往來無間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
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
嶶商遂詭襲其官媚指揮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爲嗣
商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指揮之妻於江既事漸彰聞
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刑曹齊韶受賄竟右商人而詘
指揮女女徘徊都市商殺之血污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

妻有侍兒為商所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又一奴欲訟究商又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韜七年無敢問張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冤葢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御史過之若不聞張心疑其事問之同官同官揺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曰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曰汝書生不諳時務躁妄

如是汝登第幾日涖官幾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反吾獄既而窮按不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勸止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目與之言乃令同官言之張遂列薦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言併同官三四人連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史固不肯印月餘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

强使印之乃得聞上而齊韶之疏先在矣時北京都察

院都御史冦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本

堂亦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問韶

與張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事悽然

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辭時張疏言韶放縱數事其一言

史事史氏初與后妃之選英廟欲立為后既而疑其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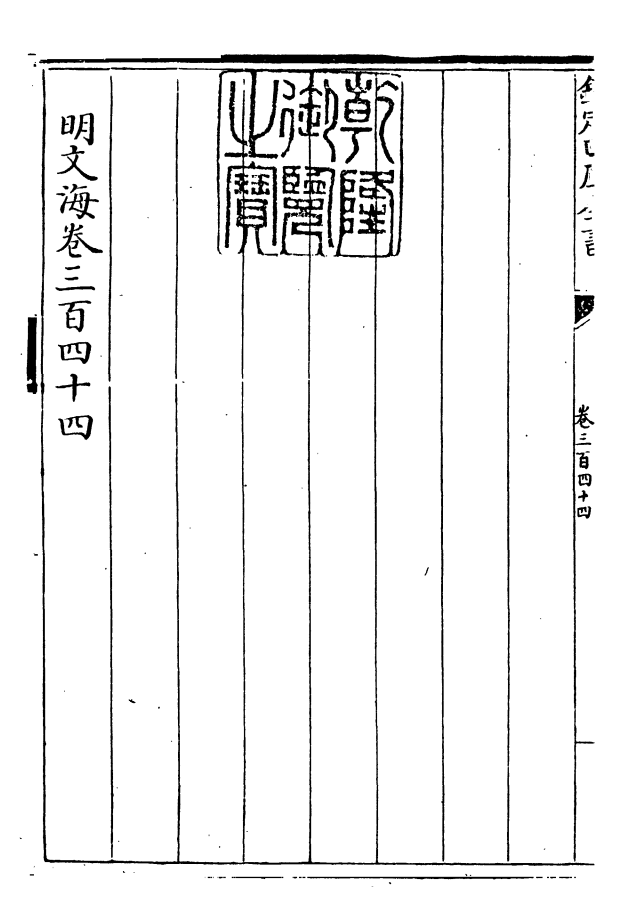
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裏還之齊韶竟納為側室張

又上書王振幾千餘言首論其事王振讀至此驚曰韶

他事吾尚可為此事吾豈能左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成邉刑部原問官死於獄御史轉托俱為緘哏惟張復官於是韶上疏申辨上怒勑再辨者斬韶怨王振不右已以為是獄皆振所為也上疏言振罪上怒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四御史直聲雖震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歷御史俸年餘即遷山西按察使僉事時遇土木之難人不自保益中傷之也後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

亨子彪以遊擊廵邊所在積聚皆没入已謬奏北敵擄掠無遺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曰何物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耶此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郎官二人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辭以復上頗知之彪與張俱召還兩置之不問亨屢遣人刺張張不為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相徐有貞亦謫鎮江與張同為石亨所擯

相得歡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曰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聯一字為一詩以相怨嘆後以憂去官起復至京復待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皆復官賞賚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未至任而卒張之孫可知與余言如此余時卧病旅邸恐久而遺忘力疾詳書之乃其世次不無牴牾以俟後之君子時嘉靖丁未冬十月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四